

窮漢嶺

大連市寺兒溝區大冀合作社集體創作

白玉江 孫樹貴 趙慧深 田稼
執筆



新中國書局發行

大連市寺兒溝區
大龔合作社集體創作

窮漢嶺

江蘇省蘇州府
龍泉縣人

新中國書局發行

窮漢嶺

執筆者

白玉江

孫樹真

趙賢深

田 傑

出版者

新中國書局

總發行所

發行所

新中國書局

總發行所

北平

天津

石家莊

瀋陽

長春

哈爾濱

濟南

錦坊

佳木斯

大連

安東

齊齊哈爾

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一萬冊（大冊）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爲甚麼要演出『窮漢嶺』（代序）

方 冰
白 玉
江

去年八月裡，大糞合作社的幾個人——孫樹貴、殷樹萊、張全義等說：「我們也成立一個劇團，演幾塊戲不好嗎？」大家夥很同意。

自從前年講理清算，組織生產，成立大糞合作社以後，大糞合作社的人算是真正翻了身了，吃飽了，穿暖了，自然大家想弄點玩藝兒。當初只不過是想來文化娛樂一下，並沒有什麼其他的目的。恰好那時關東社教團的一個工作隊來到寺兒溝工作，得到他們的幫助，就真的搞起來了。

去年正月裡，大家看過春生街西坊劇團演出的「吳大狼」，看過以後，大家說：「我們的戲演出來要比他們的有意思得多哩。」現在談到演甚麼，大家就想起春生街西坊劇團演出的「吳大狼」來。而且大家都是大老粗，大老粗從來只知道彎着腰幹活受苦，不管別人的事，也不知道別人的事，演別人的戲是不成的，演外國戲更不成了，於是只好演自己的戲。幾十年來，大家——窮漢嶺的老百姓——在敵人及漢奸狗腿子徐峰

雲、齊世陞……的壓迫下，吃盡了苦頭；「八一五」以後，大家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，翻了身，日子過好了，這真是一齣有血、有淚、有哭、有笑的動人的好戲，於是大眾就決定演自己的戲。

爲了不妨碍生產，起初只打算小搞，從徐峰雲、齊世陞過去許多熊人的事情裡，檢出幾段比較精彩的，連起來，起了一個總的名字，叫做「祭瘟神」。這時候，還不單是爲了文化娛樂了。一面編、一面排，都是以大衆合作社的人爲主，排了十來多天，排得很好，引了很多人家來看，江廳長也來了，囑咐說：應該很好地搞搞，多花一些力量，當做一個羣衆創作的方向來試試。我們正想多找幾個人，多找一些材料，但因徵糧工作，關東社教團的同志忽然奉到命令要到鄉下去做徵收工作，走了主要的幫手與指導者，沒有辦法，只好停下來了。

一停就停了將近兩個月。十一月初教育廳專門委派了趙慧深、田稼兩同志來到大衆合作社，並且把行李也搬來了，下定決心，要把這個戲搞好；有了這麼兩個熱心的名手做指導，於是大家的熱情又鼓起來了。

材料搜集好了，寫出提綱，經過詳細討論，覺得前面太重，後面太輕，主要的是暴露徐峰雲、齊世陞等的罪惡了，翻身的情形寫得太少，應該加強後面，叫老百姓從這個

戲裡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怎樣從苦到甜的這一段路。於是一面排，一面編，一面修改，全體演員將近兩個月的努力，現在上演了。因為「祭瘟神」的名字已不適合，遂改成「窮漢嶺」。

從這個戲裡大家可以看到：日本帝國主義怎樣利用中國人來統治中國人：漢奸狗腿子徐峰雲、齊世陞等怎樣仗着他們的洋爸爸——日本人的勢力，壓榨窮苦的中國同胞；中國窮苦同胞怎樣在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狗腿子徐峰雲、齊世陞等的壓榨下過着地獄般的生活；以及「八一五」以後，齊世陞等怎樣搖身一變，鑽民主政府的空子，又當上了劫長，繼續欺壓人民；人民怎樣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認識了自己的力量，團結起來把徐峰雲、齊世陞等漢奸狗腿子打倒，自己真正當了主人。

這個戲教育過去當過漢奸狗腿子的那些壞傢伙們，趕快悔過自新，向老百姓贖罪。不然老百姓是不會輕輕放過去的。同時也教育老百姓，認識自己的力量，團結起來，翻身做主人，才能過好日子；要警惕我們的隊伍裡還隱藏着過去喝我們血的那些壞傢伙，在破壞我們，破壞我們的內應——這就是為甚麼要演出「窮漢嶺」的真正目的。

時間：「八一五」前兩年多至蘇軍解放大連後一年多這中間的一段。

地點：大連東溝窮漢嶺下的老虎屯。

人物：（以發言先後爲序，并註簡稱）

小孩甲，乙（甲，乙）

老杜（杜）

老范（范）

許老媽媽（媽）

許子（許）

許女（女）

老王頭（王）

王老婆（婆）

齊世陸（齊）

工頭老王（頭）

窮朋友（窮）

徐峯雲（徐）

徐妻（妻）

章僕（僕）

巡捕（巡）

馬大爺（馬）

劉景堂（劉）

魏化南（魏）

老范的朋友（友）

高老媽媽（高）

老隋（隋）

日兵三人

勞工一羣

婦女兒童一羣

抬花轎的，吹鼓手，提紅燈籠的……

羣衆若干

老道頭兒（道）

老道四人

白玉江（白）

工作隊員（工）

第一場

景：老虎山的一角（外景），很偏僻七八哩的遠處，它是由一塊一塊的樹皮和樹根堆起來的。叫八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最窮苦的貧民窟。

幕：傍晚時份，天上有晚霞，正是深秋的時分。老杜在釘着三個草房子，他的兩個兒子（甲、乙）在他手下打彈子玩。另一邊許子也在釘着房子，許老媽在洗衣服。

不時有放工回來的人穿場而過。

甲：不動、不高、不讓乎（這是小孩打彈子的俗語）

乙：全帶的！

「甲打彈，打響了」

甲：響了！

乙：「故煮不響，故響」響了麼？怎麼還沒看見。

甲：不行賴的。

乙：誰賴啦！

甲：「要麼你打個響彈子，乙不肯，打起來」賴絕了！

「二人邊打邊吵一不小心，推到他父親身上」

杜：小雜種，起開這個地方，擋得撥拉腳，吃飽了撐的，不知大人心中什麼滋味。

〔小孩散開。老范上〕

范：杜大爺！你在那裏拾掇房子麼？

杜：不拾掇怎麼着住啊，你幹活才回來了麼？

范：早住下了，我打新京來了個朋友，我到火車站去，迎朋友去來。

杜：噢……

〔范下場〕

媽：〔回頭看雲抓住屋簷上釘房子的兒子〕快釘吧，不要叫他們看着，回頭又給咱扒

啦。

〔嘆氣〕唉！我說不闖大連吧，您偏要闖大連，不聽老人的話啊，你看看，來到這

個大連，下晚連個睡覺的地場都沒有。您看看，剛蓋起個房子，巡捕來了就給咱扒

啦。

許：〔替下活兒〕人家都說大連街好哩，誰知道是這樣，要早知道這個樣，餓死在海南

家裏也不來闖大連。

媽：您不是不聽老人的話麼？您要是聽老人的話那能到這一步田地呀！

許：「火了，把釘鏟一鏟」人家幹活幹的怪累的，你別吵吵了。

杜：「上前勸他母子倆」許大嫂，您和孩子們吵吵什麼，已經來都來啦，有什麼法子，光這個窮日子就够你過的啦，少說兩句吧。

媽：唉……您杜大爺呀，您不知道，他們就是不聽我的話，把我都氣糊塗了，他們要是早聽我的話，那能到這步田地哩。

杜：好啦好啦，不要吵吵了，好歹拉拔這兩個孩子慢慢的過吧。

「杜與許繼續對房子，許女出現在門口」

女：娘，那個牆怎麼着糊啊？

媽：還糊個什麼，就那樣吧。

女：不糊還好看麼？

媽：好看？要好看幹什麼，一會人家來了就給咱扒了。

女：「蹣跚」扒就扒吧，扒我也糊，「轉身坐下」

媽：回來，把我洗的這個衣裳拿去晾晾去。

「女回來在洗衣盆裏把子上的漿糊洗乾淨」

媽：「又疼愛，又氣惱的」我成天就叫您兩個鼐羔子把我氣死了。

〔女端著衣服下〕

〔山坡上的草棚子裏鑽出一個老頭，頭上頂著簍，這是王老頭〕

王：「懶悠悠的」杜大弟呀，你又在那裏忙活了。

杜：不忙活怎麼哪，不忙活那有地方住？

王：「可憐」你光忙活不要緊，要計好的長結眼色留心看著點，來了巡捕好跑啊！
杜：我知道。

〔王向街上走去〕

媽：唉……還是窮人知道窮人的苦處啊！

王：許大嫂，暗都是一樣的。

〔王老頭從屋子裏出來站在坡上大聲的說話〕

婆：「向王」你又得上那？飯都做好了，你成天都不在家，沒閒住的時候。

王：「倒頭」你吵吵什麼，我一會兒就回來。

婆：告訴你，你回來晚了可不給你留飯吃。

王：「撻起來」少操那份心吧，不留我就不吃。

婆：你這個老×養的！〔下〕

媽：您看看，您老夫老妻都這麼大年紀啦，成天傾吵吵什麼？

王：照成天就是這個樣。「下」

〔齊世階上，他是老虎屯裏徐家爺的腿子。王頭跟在他的背後上〕

頭：沒有旁的，齊大哥，房子這個事情全靠你幫忙了。

齊：你儘管放心，這一點事情我滿能替你辦到，你「秦」〔這是徐家爺的意思〕「好的吧」。

頭：是啊，全仗着三立成的徐老頭跟你多照顧。

齊：你放心，在這個老虎屯裏，有徐大哥一天就有我，無論什麼事情都能辦得到，你「秦」

「好的」就你爺們一句話就行，你自己去看看吧，那個地場好隨爺們一句話就成。

〔王頭去看房子，選了幾個地方都不如意，最後看中丁許家那個地方〕

頭：「走過去向齊」齊大哥，我看這個地場很合適，那個房子還沒有門牌，地方又寬

拓，我還想多蓋幾間房子哪。

齊：「正在抽煙」好，我給你看去看去。

頭：齊大哥，你多費心啦！

齊：「走下款來正看見兩個孩子在道上打彈子，踢了一回，罵道」起開這個地方，別在

道兒上擋碍撥拉腳的！「小孩子們大聲逃走，走向許家的房子，許老媽媽看見他連忙

站起來，許子也從房上爬下來」這是誰蓋的房子？

媽：齊先生，這是我蓋的。

齊：你蓋房子對誰告訴啦，這個地場就沒有主了？誰愛蓋就蓋麼？

媽：「以手攔住了牆上頭說話的兒子，一面說」，齊先生，我看人家都蓋，所以我也在這個地方撐了一間破房子。

齊：他媽勸個×的，人家都死，你怎麼不跟着去死啊！誰家蓋房子不去通知三立成的徐大爺一聲，你多大的膽，告訴你，快給我扒了！「伸手作要錢狀，許女出現在門口」。

媽：「不懂他的意思，央告他」齊先生，我才打海南家來，您行行好吧，您不看我，您還看我拉拔這兩個孩子，行行好吧！

齊：「生氣」你長眼不看事麼？「伸伸手」告訴你，趕快給我扒了！「又伸伸手」

媽：「從腰裏掏出兩張破票子」齊先生，我才打家裏來，沒什麼錢，家裏就剩下這一點了，您要嫌乎少就拿去買雙鞋穿穿吧。「把錢塞在齊的手裏去」

齊：「掂一掂份量，看也不看它」這是多少？

媽：家裏就剩下這些啦，也不知道是多少。

齊：「也沒看看是多少就把錢往口袋裏一塞，說漂亮話」你們這些窮人真沒有治，蓋成

蓋了吧，往後可別隨便蓋啦，「他早已注意了站在門邊的許女，這時候走過去釘着看她，許女躲進屋子裏去，許老媽媽擋住她，許女在一邊看着敢怒而不敢言」

頭：「走上去拍齊世陞的肩膀」，齊大哥，您給我顛對的地場怎麼樣？

齊：呃，呃，你別急，這麼大的一個老虎屯，還給你找不出個地場來蓋房子麼？

頭：「無可奈何」是，是，是。

齊：「走去看老杜那個房子」這是誰蓋的？

杜：先生，是我蓋的。

齊：你蓋房子告訴誰啦？

杜：「傻了」我誰也沒有告訴。

齊：他媽勸個×的，你這個老×養的快給我扒了，「又伸手作要錢狀，老杜也不懂」真

混蛋，這個地場沒有主麼？快給我扒啦。

杜：齊先生，你可憐可憐我吧，你看我拉了這一幫孩子，要是扒啦上那兒去住，你可憐可憐我。

齊：「伸出去要錢的，總不回來，大怒，順手就打老杜一個耳光」他媽勸個拉×的，你眼睛瞎了麼？快給我扒啦。

杜：齊先生，你可憐可憐我吧……「一個鬼子在旁邊嚇得哭起來」

齊：「狠命的把他們趕走」滾滾滾滾，「杜與他的鬼子只好躲開，齊世臣一腳把他趕起來，的破房子牆倒，鑽工頭，」老王，你看這個地方怎樣，行不行？

頭：「去看」這個地場起不上那一邊寬拓，要是往外開一開也行，就是費一點事。

齊：行啊，行啊，將就一點吧。

「這時候有一個從前和齊世臣在一起打「卯子工」的網友走來。」

窮：齊大哥，您吃了？

齊：「瞟了他一眼，從鼻子裏哼了一聲。」「喂！」

窮：齊大哥，您現在真是個忙人。一天到晚給窮人跑這個腿，要是別人，半天也幹不了。

齊：哼，這個事誰愛幹就幹唄，我幹這個事也是三立成的老頭看得起我，拉拔我。

窮：是是是，齊大哥，沒旁的，我有個事求求您，我住的那個房子，房東一個勁的朝外擡我，光大人還不要緊，就是小孩子們沒有辦法，我尋思就上這個房子，好不好求您上三立成老頭那裏說一說，借着住幾天行不行？看在我們老朋友的交情，求您幫幫忙吧。